

山里红

林斤瀾



山 里 紅

林 斤 瀾

北 京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近两年来所写的小說选集。共包括十八篇，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它們从各个側面描繪了北京郊区人民公社的新人物和新气象。《新生》《假小子》《三十个孩子的媽媽》歌頌了雨夜翻山过河、搭救产妇的姑娘大夫，舍己为人的山区售貨員和优秀的保育員。《綠蔭崗》《山里紅》刻划了以猪場为家的猪場場长、支部書記和几个不同性格的羊倌。《云花鋤板》《龙鳞》写的是农村工业建設的面貌。《学生的家信》《教学日記》《魏文学》等篇描繪了下乡劳动鍛炼的学生和克服困难刻苦办学的山村教师和扫盲教員。最后《山村詩話》一組則是社会主义山村新生活的贊歌。作者的笔鋒纖巧，在表現形式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具有鮮明的艺术特色。

插图：陈創洛、范思廉、田少鸞

山 里 紅

林 斤 瀾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6 12/16·插頁：2·字數：112,000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統一书号：10071·627

定价：(6)0.55元

目 录

新生	1
和事老	13
学生的家信	23
綠蔭崗	42
假小子	56
钥匙	73
三十个孩子的媽媽	79
山里紅	86
云花鋤板	119
魏文学	135
龙鳞	150
教学日記	167
“四員將”(山村詩話之一)	182
榆叶(山村詩話之二)	185
春联(山村詩話之三)	189
糊窗戶(山村詩話之四)	192
雪打灯(山村詩話之五)	197
春風(山村詩話之六)	201

新 生

深山老林里，有一个小小的村坊。走完九岭十八弯，听得见毛驴叫唤了，还找不到村坊在哪里。硬要翻上最后一道梁，才见山谷里有一片杏树。杏树林里，有石头房子。

一个伏天的晚間，井台西，那瘦瘦的新媳妇，往菜园查苗回来，陣痛发作了。全村生过孩子的妇女，都来到石头房子跟前，隔着窗戶眼，压着嗓子，把最細碎关节，叮嚀了又叮嚀。可是孩子还是生不下来，大家都僵在井台边。

那瘦瘦的新媳妇，也是山里人。別看她瘦，身上有的是山里人的倔强勁儿。咬定牙关，竟不叫喚。妇女們心疼，央告她喊两声吧，她只是不理會。慢慢的，眼皮抬不起来了，不省人事了。

成立公社时，社里不惜工本，翻山过岭，栽下无数的杆子，把有綫广播的綫，拉到村里来。杏树上，挂起海碗大的喇叭。管理区里說句話，唱个歌，山里馬上听得見了。可就是还没有安上电话。山里若有什么紧急，倒也可以对着喇叭叫喊。外边的大村坊管理区办公室，就能

听见深山峡底来的嗡嗡的着急的声音。这天晚上，不说，生产队长早已爬上杏树，恨不得一头钻在喇叭里。他狠狠嚷了一通，震荡得四山发出回声，回声住了，还有电线呜呜响着余波。

不过厚道的山里人，也不怎么抱着十成的希望。心想就算那外边管理区把消息传给了诊所，那位老大夫又怎么赶得来呢？这黑夜，人家怎么趟一条大河，怎么走九岭十八弯呀！心想就是人家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下来。个把月前，老大夫带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大夫，到山里来过。断定新媳妇骨盘小，无论如何，要在产前到公社住医院去。老大夫有言在先，说是万一难产，就得动手术。谁知那新媳妇跟她男人说：

“大夫吓唬人，养不下来，揪也揪那小崽子出来。”

生产队长催着产妇动身时，她光说：

“早着哩，收了茄子去也不晚。”

妇女们想着想着，十分难受。心想自从选她当了蔬菜组长，就是拴上根绳子，也休想把她从菜园里拽走。她说大山里，自古没有种过园子。眼见茄子也紫上来了，妇女们说该当放心了吧，又催她动身。偏偏茄子地里，长了红蜘蛛。她说不治治这捣乱东西，怎么丢得开手。不想着点急，肚子里提前发作了。新媳妇咬牙忍痛，不哼一声，这会儿，竟虚弱得连叫她也不应声了。

半夜一阵暴雨。只见雨水里，几个上年纪的妇女，招

呼着几个小伙子，悄悄地喘着气，抬着木头来了。生产队长惊問：

“怎么就要做这个了？”

小伙子們不作声，上年紀的妇女光說：

“做吧，做一个使不着的，冲冲喜，消消災。”

提出这老輩子傳下来的厚道的心願，她們有些不好意思哩！队长心想：“防备万一，也好。”就不說什么了。

那新媳妇的男人，是一个高身材的小伙子。山里人不爱刮臉，这时臉色煞白，鬍子黑长。雨水澆透的衣服，貼在紧綳綳的肌肉上。那渾身上下，有的是山里人的倔强。一声不响，搶过斧子，猛往木头上砍。“空”呀“空”的，使勁砍哪使勁地砍。

誰知到了后半夜，一声喊叫，一支火把，那二十来岁的姑娘大夫，戴着眼鏡，背着药箱，真是仿佛从天上掉了下来。人們还没有看个实在，就已經钻到屋里去了。往屋子里钻时，还絆着門檻，虽說沒有跌跤，却把眼鏡子摔在地上，碎了。人們定了定神，想起老大夫沒有来，新媳妇躺在那里，只有出的气沒有进的气了。这么个毛草姑娘，能搶得回来九死一生？因此，做棺材的沒有住手，妇女們照旧小声說話。天知道，不够一頓飯工夫，姑娘大夫竟能使鉗子，把小人儿巧巧地鉗了出来，母子平安。石头房子里，新生命吹号一般，亮亮地哭出声来时，男人們一甩手，扔了斧子鋸子，妇女們东奔西走，不知南北。有的

• 3 •

跌坐井台上，一時間站不起来了。

新媳妇的男人臉色轉紅，連鬍子也不显了。看見姑娘大夫走到門边，掏出巴掌大的小手絹擦汗。那男人跳到鸡窩跟前，探手抓出一只母鸡，不容分說，連刀都顧不得拿，擰断了鸡脖子，随手扔在姑娘大夫脚边，叫道：

“你有一百条規矩，也吃了这只鸡走。”

人們这才有工夫打听，大夫是怎么来的？伏天水大，怎么趟的河？摸黑怎么走九岭过那十八弯？上年紀的妇女怕年輕人笑話，光連声說孩子命大，那意思仿佛是，有什么山神爷傳的消息，有什么星君保的駕。

这位大夫摔掉了眼鏡，看来实在就是个老实姑娘。胖胖的臉，一說話一个笑。那笑里边，竟还有怯生生的味道。那一声問一声答，不多不少的言語，透着做不来假，显見得心平气和。

原来，这天晚上，診所里接到一張条子，告訴他們难产的事。這張条子，是各村送貨的供銷社轉过来的。老大夫看了条子，又急又气，直跺脚，望望黑天，望望远山，摇摇头，回家去了。这位姑娘准备睡觉，可是擰擰床单，想着产妇躺在那里掙扎呢！拍拍枕头，仿佛看見了产妇一头大汗。猛地轉身，拾起药箱，冲到街上。街上漆黑。道怎么走？河怎么过？山怎么爬？那手术独自又怎么拿得下？可是，难产一定要去搶救，这个念头压倒了一切。姑娘跌跌撞撞一直往前走，忽听見背后鞭子响，过来一輛

黑忽忽的大車。打个招呼，爬上車子，原来滿当当地装着沙子呢。姑娘在沙子上坐定，看見拉車的，是两条驴，摆着細水长流的神气，一步一步地挪。車把式坐在車头，佝偻着腰身，看不清眉目，只見半臉乱蓬蓬的鬍子，有时发亮。姑娘焦躁，跳下車来，自言自語地小声說：

“还是自己走吧，这得什么时候走到山里去呀？去晚了耽誤两条性命呀……”

車把式听见，挺直了腰身，那半臉鬍子仿佛都一根根立了起来。叫一声“等一下”，把車赶到道边，跳下来就卸驴。姑娘想着自己只有两回騎牲口的經驗，还都鬧下笑話。想只管想，却不願意說出来。狠狠心往驴背上爬。还没有坐稳，听见背后颯地一鞭，那驴吃了一下好打，直往前窜。姑娘差点儿叫出声来，又听见背后蹄声得得，那鬍子一句話都不說，可是也騎上驴，紧跟着来了。姑娘这才定下心，两手紧紧抱住驴脖子。手心立刻出汗了，一忽儿，背上的汗水順脊梁下来了。不知多久，姑娘觉出鬍子手里的鞭子，管得前后两头驴，服服貼貼，跑得快，走得好。姑娘身上的汗水，也就让夜風吹干了。說也奇怪，两人竟沒有一句言語，直跑得两耳里塞滿了嘩嘩的流水声。鬍子一声吆喝，驴站住脚，姑娘定睛一看，已来到河边。两人下了驴，鬍子說声找个会水的去，一車身，就閃在黑暗里，不見了。姑娘牵着驴，打量那河水，只看見星星点点的黑浪，随起随伏，看不出寬窄，估不了深淺。水面

上的風也特別，吹得姑娘直打冷戰。

鬍子引着一个人來了。那人好像走着上操的步子，徑直走到姑娘面前。那是一個端端正正、干干淨淨的小伙子。小伙子打量了姑娘一眼，就順下眼睛，去打量河水。一邊柔柔和和地問道：

“馬上就過嗎？都準備好了？”

姑娘沒有什麼好準備的，也不知道該準備什麼，光答應個“嗯”。小伙子跟姑娘點了個頭，一回身，就直癡癡地跳到水里，嘩啦嘩啦往黑里闖。一會兒，又嘩啦嘩啦地，黑糊糊地往姑娘這邊走來。姑娘小聲說：

“我不會水。”

那小伙子在水里筆直站住，好像考慮了一下，用商量的口氣柔聲地問道：

“是不是打算不過了？”

姑娘一下子着急起來，又說不上別的詞兒，光連聲叫道：

“要過的，要過的，要過的……”

小伙子好像笑了，高高兴兴地說：

“情況是又漲了四分之一米，會點水的也保不了險了。可是咱們有辦法。”回頭跟鬍子叫道：“拴繩子吧！”

鬍子一聲不響，抱起腳邊一盤二指粗的麻繩，抽出一頭，牢牢拴在河邊樹根上。也不招呼一聲，轉身就把繩子往水里扔。那小伙子接住，攬着過河去了。听得呼哧呼

哧地，想是把绳子的那一头，拴牢在对岸的树根上。立刻，小伙子抓着绳子趟了回来，水淋淋，端端正正走到姑娘面前，顺下眼睛说：

“别怕，有了保险了。”然后向后转，蹲下，又柔柔和和地说：“来吧，背你过去。”

姑娘伏在小伙子背上，才下水，岸就看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那起伏的黑浪，没头没脑地拥挤过来，只有那嘩嘩的水响，塞满了上天下地。姑娘闭上眼睛，闭紧嘴，水淹了脚，淹了腿，只是不看不作声。不多忽儿，心定下来，才在水响里，听见那小伙子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睁开眼睛来，觉着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说：

“我下来吧，抓着绳子不怕。”

这时节，小伙子还那么柔和，光说：

“别动，别动。”

姑娘不动，可是听来那呼哧呼哧的喘气，仿佛比嘩嘩的水还响，忍耐不住，大声说：

“你累了，我能趟过去。”

小伙子答应一声，松了手，姑娘落在水里，叫了声“啊！”可是这里的水，只有小腿高，姑娘紧接着叫了声“哈！”踢着水浪，甩着手，走上了岸。

小伙子领着姑娘左拐右弯，来到一间小屋门前，叫了声什么，推门进去，只见一位白发红颜的老爷子，在划火点灯。小伙子说明了来意，老爷子挥着手说：

“去吧，你去吧，我送大夫上山。”說着，那紅紅的鼻子仿佛嗅了嗅，手指头仿佛把空气摸了摸，又說：“你也坐一坐，有陣暴雨，說話就要下來了。”

小伙子柔柔地笑道：

“我这一身，还怕雨？”

姑娘这才看清楚，他那身上湿漉漉的，是一身草綠軍装。心想：一个复員軍人吧。不錯，这个周到的小伙子，軍人那样跟老爷子点了个头，跟姑娘点了个头，向左轉，开步走，端端正正走了出去。

小伙子剛一出去，暴雨瓢潑般下來了。老爷子从牆上取下一捆什么东西，一根根抽出来，編辮子一般擰来擰去，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姑娘心里着急，望着雨，說：

“这天！”

老爷子瞟了她一眼，手里活不停，嘴上像哄小孩似地，說：“別着急，別着急。雨就停，咱就走。遇事不能慌神儿，慌神儿反倒誤事。”

說着，又打听了姑娘姓啥，叫什么？哪里人？多大年紀？来到診所几天了？先前上的什么学校？想家不想家？听說姑娘的年紀时，紅紅的臉膛忍着一个笑，嘴里可是口口声声大夫长大夫短。

老爷子編完一根长辮子，插在腰里，往外边一指，笑道：“雨过了不是。大夫，赶紧上山。”

說着从門背后摸出一根棍子，自己拿住一头，把另一

头塞在姑娘手里，說：

“大夫，当一回瞎子吧。”

老人在前，姑娘在后，牵着上了山。走不多远，老爷子站住脚，朗朗念道：

“天上紅彩霞。”

姑娘抬头望天，只見那一片黑，比地上的黑要淡些，可是哪里有什么紅霞呢？老爷子使棍子指指地，地上暗中透亮，那是一洼水。老人朗朗念道：

“地下綠水洼。”

念着，牵着姑娘繞过洼子。一边上坡，一边說这是抬轎子的报路的行話。先前，財主上山，叫穷人抬着。穷哥儿們互助，也是开心取乐，遇見上坡下坎，过桥跨沟，抬前边的，就比划山川日月，編成一句話，暗指給抬后边的。后边的留神了脚下要注意的情况，也編一句来回答。

“南山飞过九头鳥。”

“北沟架着独木桥。”

“明月蹲山头。”

姑娘叫了声好，想想这蹲字有点意思，不觉忘了脚底下有一步高坎。“咕咚”，險些儿跌个嘴啃泥。老爷子叫道：

“大夫，白給你报路了。”

“忘了底下了。”

“大夫，平地起高楼。”

这九岭十八弯，这么走起来，第一岭平常，第二岭稀

松。眼前仿佛全是青山綠水，花香鳥語。走到一处地方，又見黑壓壓的一座山，直立在面前。老人吩咐站住，扯下腰里編的那根東西，划火點着，原來是個火把。又吩咐抓緊棍子，邁步走上一條羊腸小道。這小道左繞右繞，繞上直立的大山。山越高，谷越深，岩越陡，道越窄，一把火照着白髮紅顏，一鼓作氣，直往上走。走着，走着，姑娘也不心慌了，也不害怕了，看着那火把，覺得好看極了，忍不住叫道：

“高高山上一枝花。”

老爺子笑道：

“哪有後邊的先報路。可你是大夫，咱給答上一句吧：花枝底下有人家。”

當真，小道寬闊起來了，翻過一道小梁，看見了村坊。

姑娘走得痛快，因此記得摸出平光眼鏡，架在鼻梁上。這副眼鏡，却有個來歷。姑娘剛從學校畢業，就下鄉當大夫，总觉得人家有些小看了自己，寫信告訴一個在三百里外，也是剛當大夫的小伙子。這小伙子近視眼，回信說道，他沒有讓人小看了，恐怕是戴了眼鏡的好處。姑娘想想，就買了副平光的黑邊的眼鏡。

可是鑽進屋子時，絆着門檻。那眼鏡子還是跌碎了。這時，姑娘已經沒有閑心對付這些個，一腳踏進門，奔到產婦床前。當斷定必須使鉗子鉗時，心倒抽緊了，從來沒有自動過這個手術呀，那去取鉗子的手，顫顫地有些哆

嗦了。两耳里，听见“空”呀“空”地，做棺材的男人没有住手。姑娘的两手，哆嗦得仿佛不由自己了。忽听得背后好像有人笑了一声，这时候，还有谁发笑呀？刚一回头，姑娘的小手，教一双大手握住了。不紧不松，握在厚敦敦的手心里，且不放开。姑娘抬头一看，却是一位中年妇女，短头发，长方脸，嗓音厚重。可是她说些什么，姑娘心乱，都没有听真。只觉着那意思是：

“别怕，别怕。你行，你行。”

可是那眼神，姑娘再也忘记不了。怎么那样两团火似的，那火苗直钻到人的心里去了。姑娘浑身平添了许多把握，转身去动手术。一直到完，眼前总有那么一对眼神，身边总有一双厚敦敦的大手。后来才知道，这位妇女就是村里的生产队长。

姑娘想起这些经过，一边责怪自己不懂事。那一句话也没有的鬍子车把式，那端端正正的复员军人，那爱说爱笑的老爷子，都是多么好的人呀！可是连名姓都没有问一问。还有，那队长爬上杏树，对着喇叭喊了一通，是谁听见了的？谁赶快传话给供销社？供销社里的谁连忙写信？又是谁连夜捎信到诊所？这些，姑娘更加一点也不知道了。

姑娘大夫勉强吃了一只鸡腿，候到晌午时分，眼见母子平安，就告辞下山。伏天的阳光，照得深山老林，处处发光，好像宝石山。伏天的晌午，风不吹，鸟不叫，牛羊不

走动，山沟里静极了。不知走到第几岭第几弯，姑娘走热了，圆脸正如烧盘。忽见一眼泉水，干净透明。正要惊叫，又见一对山喜鹊，啄几口水，回头互相擦洗长尾巴。姑娘忍着笑，悄悄走了过去。喜鹊也不害怕，好像只是让路，飞上水边的杏树。树下有一块溜光的青石头，姑娘坐了下来，就摸出纸和笔。她心里那样快乐，等不得回去，立刻要写信给三百里外的小伙子，告诉他这一夜的故事。空山人静，那笔在纸上沙沙走着，就像是轻快地，热滚滚地，小声说着体己话。说了些什么呢？说的不是自己过河上山，救下人家的性命。说的是，自己在工作上，遇见了困难，可是一路得到帮助：驮上她，背起她，牵了她，握住她，仿佛她的一堆困难，都叫不知姓名的人们，抢着分走了。这不是谦虚一番，姑娘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因此，她觉得这样充实的生活，这样幸福，是什么也比不了的。她跟小伙子说：“告诉你，好好听着，我真的想呀想，这比个人的无论什么‘幸福’，要高得多，大得多。或者根本是两种东西。你听清楚了么？我说明白了没有？……”

和 事 老

誰当了副业組长，也不免“跑外場”，送貨，批合同，結賬，开会。冬天副业当忙，李拾忠这趟出門，都小十天了吧。眼見天气黑严了，李拾忠加快脚步往家里奔。闖进山村，只見家家都已灭灯。閃入自家院子，却見窗戶亮亮的。难道出了什么事？不觉猛的推門进去。原来她媳妇盘腿坐在炕上，湊着油灯，埋头做針綫。李拾忠松了心，輕輕一笑，悄悄坐在炕沿。

他媳妇因門推得猛，吃了一惊。定睛认清进来的人儿时，臉上就做出狠狠的样子，瞪了瞪眼，管自做活。暗中鼓气，准备发火。李拾忠輕輕問道：

“孩子沒事吧？”

不作声。

“媽呢？都好？”

理也不理。

“这晚还不睡？”

仿佛沒听見。

“得，歇着吧。”